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第二辑 (4)

王春元 钱中文 主编

俄国文艺学史

尼古拉耶夫、库里洛夫、格利舒宁著

刘保端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责任编辑：靳建国

封面设计：马少展

П. А. Николае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0

根据莫斯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王春元 钱中文主编

第二辑 (4)

俄 国 文 艺 学 史

EGUO WENYIXUESHI

〔苏〕尼古拉耶夫、库里洛夫、格利舒宁著

刘保端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0 毫米 32 开本 16,625 印张 253,000 字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10002·79 定价 2.20 元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说 明

本译丛主要编译介绍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理论和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选收一些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谨供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文艺理论教学参考之用。

近年来，我们围绕着撰写文学原理的准备工作，查阅并组织编译了一定量的世界文学研究材料。在材料积累过程中，深感我们对最近数十年来国外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知。这种状况，对于建设、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迫切要求，是很不适应的。我们编译这套译丛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期望在和文艺理论界共同改进上述状况的努力中，尽到一点微薄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理论领域的建设。所以，本译丛的选材，以有代表性、有较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重要流派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就一定能够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分析方法去研读这些译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本译丛分辑刊行，每辑包括四部译本，每部译本均由译者或编

审人员撰写前言，对其内容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译本出版的先后和分辑的次序，只是根据编译或出版工作的具体情况而加以排定，并不表示其内在联系；但通观整套丛书，则当能见出其系统性来。

本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是和文学所内外许多同志的集体努力分不开的。感谢各位翻译家的辛勤劳动；感谢朱虹、陈燊、吴元迈、兴万生、张英伦、赵毅衡等同志的支持，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关心和鼓励。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译工作一定会存在许多缺点和问题，希望学术界、翻译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给我以批评指正。

本译丛翻译小组成员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王春元、刘保端、邢培明、何文轩、汤学智、杨汉池、钱中文。

王春元、钱中文为编译小组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译小组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绪论	4
第一章 俄国文艺学的兴起	12
1. 俄国文艺学之滥觞	12
2. 十八世纪俄国的文学理论观点。B·K·特列佳科夫斯基。 M·B·罗蒙诺索夫	21
3. 十八世纪的文学史著作	33
第二章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俄国文艺学	42
1. 民族文学史思想的形成	42
2. 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文学理论思想的发展	55
3. 二十一—三十年代之交的俄国文艺学	68
4. B·Г·别林斯基——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	77
5. 十九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文学史思想	91
第三章 十九世纪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	105
1. 神话学派	105
2. 历史文化学派	122
3. 历史比较文艺学。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和阿列克赛· 维谢洛夫斯基	163
4. 心理学派	196
5. 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评论家和作家对文艺科学的贡献	208
6. 辅助学科的发展	238
第四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的出现	254

1. Г·В·普列汉诺夫的方法论与文学理论的原则	254
2. 学院派文艺学之演进	285
3. 马克思主义评论对文艺科学的贡献	292
4. В·И·列宁和文艺科学	305
结束语	334

中译本前言

莫斯科大学教授 П·А·尼古拉耶夫主编的《俄国文艺学史》，是苏联第一本为高等学校和师范学院的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编写的教学参考书，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俄国文艺科学发展史的著作。

在过去，俄国文艺学主要的是研究文学评论方面的科学成果和分析艺术作品的原则。自七十年代以后，苏联学术界才开始注意对俄国文艺学发展史的研究，把被称为学院派的十九世纪俄国科学院中的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们的著作中所包含的理论见解、文学史方面的结论与研究，加以总结和探讨。这样，在 1975 年出版了《俄国文艺科学的兴起》和《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1980 年出版了本书——《俄国文艺学史》。

П·А·尼古拉耶夫等四位学者在这部书里系统地研究了俄国十七世纪的诗学和修辞学，十八——十九世纪俄国评论家和作家——罗蒙诺索夫、特列佳科夫斯基、诺维科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特别是对十九世纪后半期学院派的文艺学，布斯拉耶夫、佩平、季杭拉沃夫、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波捷布尼亞等人的著作进行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俄国文艺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以及在方法论和理论观点上的谬误和缺点，确定了他们在文艺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同时还着重介绍了俄国文艺科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

斯基、沃罗夫斯基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评论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科学所作出的可贵贡献。

在过去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俄国的文艺科学是从别林斯基开始的，而在杜勃罗留波夫去世（1861年）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1862年）到普列汉诺夫发表最早的文学论著《格·伊·乌斯宾斯基》（1888年）当中的二十余年间，在俄国文艺学上是一片空白。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经过苏联文艺学家深入的研究，我们看到十九世纪中期在俄国形成了文艺学的学院派，他们上承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下启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形成了俄国文艺学独自发展的脉络。比如，历史文化学派的领袖佩平，常常以别林斯基的思想为依据，他认为，如果不研究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思想，便不能理解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历史；季杭拉沃夫认为，1812年事件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过程。他们具有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在方法论上有某些近似之处。然而，学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唯物主义美学，而是在欧洲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主要的是在泰纳学说的影响下，从事研究工作的。

学院派各学派对于世界美学思想和文艺学思想的发展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如科学院院士布斯拉耶夫发现了民间口头创作形式和专业艺术形式的相互关系的许多规律，提出了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个民族文学的问题。通讯院士波捷布尼亞论证了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关系、艺术和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复杂的辩证关系。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先进的美学思想，批判了“纯艺术”的唯心主义理论，并以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为依据来说明艺术现象，基本上唯物主义地阐明了在不同的文明时期艺术的产生和进步的特点。当心理学派理论流行时，他得出结论说：诗歌的历史形式是由“社会心理过程”合乎规律地制定出来的。学

院派促进了俄国文艺学的发展，并对俄国的艺术文化和语言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般艺术理论、语言学说和文学学说方面，学院派的成就也是很卓著的。

普列汉诺夫赞同佩平对别林斯基评论的某些重要观点，在“社会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上同学院派有联系。同时普列汉诺夫也克服了许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如摆脱了过分夸大生物因素在美学观点形成中的作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作为研究文学发展过程的依据。普列汉诺夫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他未能彻底地摆脱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如他仍以相对主义的精神研究审美标准。

这样，我们便看到十九世纪俄国文艺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学院派，到普列汉诺夫的一条纵的发展与继承的关系的线索，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俄国文艺学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与全貌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概括性的了解。

我们翻译介绍此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使我国读者对俄国文艺学的发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促进对我国文艺科学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在我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宝贵的遗产，亟待我国的理论工作者本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进行发掘、整理、研究，俾便把我国文艺科学史的全貌呈现在全世界进步人类的面前。

刘保端
一九八五、五、五

绪 论

积极地追求自觉是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当代苏联文艺学的特征。但是这一过程必须以研究科学的逻辑为前提，即这一科学在文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因此目前正在紧张地研究祖国文艺学极为丰富的成果（例如《俄国文艺科学的兴起》（1975）和《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1975）等书的出版可资证明）。

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是研究了文学评论方面出现的科学成果，这些评论曾经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思想，并展示过极好的分析艺术作品的原则。现在的科学工作是要把被称为学院派的学者们的著作中所包含的理论论述、文学史的结论与研究加以系统化。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来说，对于那些杰出的哲学家，如 Ф·И·布斯拉耶夫、А·Н·佩平、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А·А·波捷布尼亞活动的时期来说，学院派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突出。然而以自己最优秀的成员为代表的科学院首先促进了文艺学科学的发展，并对我国的艺术文化和语言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俄国学院派思想在一般艺术理论方面、在语言和文学理论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这一贡献的意义和性质早在科学院（成立于 1725 年）存在的头十年，首先是在 М·Б·罗蒙诺索夫的活动中便已显现出来。在艺术方面罗蒙诺索夫的活动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对俄国艺术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罗蒙诺索夫对修辞学理论、

作诗法的改革，以及关于艺术的许多具体的见解——所有这一切不仅带有独特的性质，罗蒙诺索夫通过艺术内容和形式上的全部特点，比别人更早地看出了艺术特征的未来的科学概念。他实际创立并从理论上制定了作诗法的音节重音体系，这个体系在我国诗坛上已经统治了二百多年。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三种文体”的学说，以及关于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分类法的重要的理论论述。罗蒙诺索夫的《修辞学概论》成为后来艺术理论和关于美的专论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哲学家罗蒙诺索夫最突出的特点是他能深刻地感觉并领悟俄罗斯民族语言力量的本色，把艺术语言民主化，同时力图满足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真正需求。

十九世纪学院派思想运用了罗蒙诺索夫在文艺学和美学方面的理论成果。最早的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根据他的理论成果发展起来，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科学出版事业，有时具有很高的编辑出版技术水平。

在整个十九世纪当中，进入科学院或与科学院有这样那样联系的作家、评论家、学者都积极地研究文艺学和一般艺术理论问题。作家兼历史学家 H·M·卡拉姆津是感伤主义美学和评论的代表，他比别人更早地看出了杰出的俄国唯物主义者的美学思想，提出了一些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美的起源的重要理论。科学院的成员们积极地采纳卡拉姆津的报告和他在全面地认真研究俄国文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得出的哲学美学的结论。俄国科学多亏了卡拉姆津和杰尔查文，才在有关文学与艺术中的道德与美学、人道主义与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得到科学的解决。

科学院的优秀代表们不顾来自科学院中反动势力的重大阻力，还在十九世纪初已经提出并阐明了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历史功能问题。进入科学院的伟大的俄国作家们既用理论原理又用创作实践积极地捍卫了艺术反映的这个主要方面。

应当特别指出 A·C·普希金的功绩，他首先在世界美学思想中确定了现实主义——艺术审美地认识生活的顶峰——的实质。И·С·屠格涅夫、Л·Н·托尔斯泰、А·П·契诃夫的美学理论著述是有重大意义的。

不论是作为科学院院士的作家们，还是专业学者们的文学见解都反映了作者的社会激情。这就是时代的“强制”，这时古典现实主义的那种可以相对地称之为“主观的”（因为它首先包含着评价的因素），以及由于它本身的重要性而影响到现实主义共同的术语特征——“批判的”那一面加速发展起来。

这一评价因素的社会思想根源，如所周知，在俄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有些不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使得在社会评价方面的批判激情更加尖锐），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高度，而主要的是现实主义“批判”方面的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俄国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和流派的繁荣时期，这变得特别明显，也不能不对文学批评，而后是对文学史的思想产生应有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俄国的文艺科学终于具备了理论性质。文学理论成了比过去重要得多的科学思想与社会思想的独立形式。因此，这些理论对艺术实践起了重大的作用。В·Г·别林斯基的评论著作可资证明。别林斯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确定并体现了从文学发展史上研究当代文学过程的原则。

十九世纪中期在俄国形成了文艺学的学院派，它立即赢得了世界名声。它的许多代表人物一方面研究俄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古典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方法论原则，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概念。例如历史文化学派的领袖，科学院院士 А·Н·佩平常常是以别林斯基的思想为依据的。这便使他捍卫关于不研究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思想便不能理解文学浪漫主义史的那些内容丰富的原

理。这只是其中的一例。科学院院士H·C·季杭拉沃夫也具有文学发展社会历史决定论的类似观念，例如，他认为，1812年事件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过程。

根据这些，可以说学院派的学者们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在方法论上有某些近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主义的原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某些学院派的代表，虽然反对唯物主义的美学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历史主义思想，然而在研究工作的实践中往往受到他们的影响。这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中得到重大发展的历史主义思想独特的“强制”。

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评论家们的文学史思想，是以深刻地对比地分析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俄国文学和五十六十年代的文学为依据的，并用有关现实美和艺术美、世界观的作用、现实主义典型化等科学的美学理论见解，用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艺术性的准则充实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唯物主义美学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促进了制定科学的艺术性的准则，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心灵的辩证法”和艺术的一致性的著名原理也包括在内。这些准则在学院派各学派的学者的著作中，以及十九世纪中期和下半期杰出的俄国作家的见解中都出现过。那些作家对深入研究这些准则，对科学的现实主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理论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俄国学院派在文艺学方面克服了西欧美学理论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可以说明革命民主主义评论的作用。（由H·泰纳制定的，并被俄国的学者们采纳的著名的“要素”概念，并不包括象上面提到的1789—1794年和1812年那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俄国

学院派各学派对文艺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功绩，就是在数量上扩大、在质量上改变决定文学发展过程的各“要素”。

这些学派对于世界美学思想和文艺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杰出的民间创作研究家、语言学家和艺术学家，科学院院士 Ф·И·布斯拉耶夫发现了民间口头创作形式和专业艺术形式的相互关系的许多规律。布斯拉耶夫提出了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个民族文学的问题。科学院通讯院士 А·А·波捷布尼亞判明了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关系，以及艺术和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复杂的辩证关系。应当特别指出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的活动，他为俄国文艺学赢得了世界声誉。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接受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先进的美学思想。他批驳“纯艺术”的唯心主义理论，并以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为依据来说明艺术，基本上唯物主义地阐明了在不同的文明时期艺术产生和进步的特点。当社会心理学范畴（对它的阐释主要应归功于科学院院士 Д·Н·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和 Н·А·柯特里雅列夫斯基）在艺术学和文艺学中非常流行的时候，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得出深刻的结论说：诗歌的历史形式是由“社会心理过程”合乎规律地制定出来的。

十九世纪末，学院派文艺学的研究工作者们愈来愈接近于重大的科学综合。当然，以前也出现过科学综合，但是它的比重是不同的。俄国革命思想方面对学院派的看法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果在十九世纪中期，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谢德林为代表的评论界有时讥讽地评价某些学者固步自封的经验主义（如杜勃罗留波夫曾将其称之为“图书学的鼾声”），那么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已经不能不承认学院派各学派在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仿佛并非“学院派的”文学史问题

上接受学院派学者的见解，初看上去是令人惊奇的。例如，普列汉诺夫赞同佩平关于别林斯基，特别是关于伟大评论家思想发展的最复杂时期——所谓“妥协时期”——的某些带有原则性的重要意见。第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怎样才刚认识到自己的方法论同学院派文艺学中涉及作为文学内容的主要根源之一的“社会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有一定的联系，也引起人们的关注。还有其他的接触点。只有深入地研究革命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学院派的文艺科学之间的联系，才有助于客观而全面地介绍俄国文艺学思想史。

假如没有这些联系，我们大概不能说明二十世纪初我国科学思想发展的紧张过程。在这一时期学院派的优秀代表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伟大意义，努力去掌握它。在这方面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成为科学院院士的П·Н·萨库林的经历是很典型的。萨库林的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他的研究原则的特点，促使这个积极而有效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十月革命后立即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艺术学与文艺学的概念。他严肃地说明了研究艺术的审美感知的必要性的理由之后，拟定了研究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作家个人的特点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从那时开始到目前为止，纯理论科学在确定了当代世界美学理论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最有效的方法之后，创造性地运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断地力图用重大的建设性的结论去丰富文艺学和美学，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时期。在最初，在列宁前的那一阶段，它是同民粹派的和民主主义的评论密切地联系着的。文艺学克服了许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论点，其中，摆脱了在美学观点形成中过分夸大生物因素的作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作为研究文学发展过程的依据。在这方面

Г·В·普列汉诺夫的作用特别重要，不过他未能彻底地摆脱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例如，他以相对主义精神研究审美标准，还出现过一系列其他的错误和矛盾。

俄国文艺学的列宁阶段——两个世纪之交俄国文艺学的最高阶段——决定了实证主义的全面危机。这时制定了这样的分析原则，这些原则能够显示出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想环境同艺术作品的内容之间的真正的关系。出现了方法论。对于理解艺术审美标准和文学内容的全部最重要的范畴，特别是对于涉及内容的积极方面——对为数众多的艺术样式作思想感情评价来说，方法论成为真正的科学依据。

列宁的反映论，列宁关于艺术世界观、关于艺术内容的范畴（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的学说，我国文艺学科学所理解的俄国解放运动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懂得俄国过去与现在的文学史的过程，并能预见到未来的艺术现象。

列宁的方法论也使我们正确地认识俄国的文艺学史。历史具体地看待作为本教科书的基础的这个问题，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在十八——十九世纪俄国的文艺学中，文艺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是如何合乎规律地为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出现作好准备。把在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中提供出来的最丰富的文艺学资料加以系统整理，有助于确定俄国学者对欧洲和世界文艺学思想的贡献，有助于理解俄国的科学文化与艺术文化的民族特点。

本教科书根据高等院校《文艺学概论》和《文学理论》课程讲授提纲的主要问题范围编纂而成。这类教材还是首次编写，作者们将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听取读者的全部意见，这些意见必将对语言文学教育如此需要的科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绪论、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一、四节）、结束语由П·А·

尼古拉耶夫执笔；第一章、第二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三节）由 A·C·库里洛夫执笔；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二、四、六节）、第四章（第二节）由 A·Л·格利舒宁执笔；第三章（第三节）由 И·К·戈尔斯基执笔。